南廱志

南雝志卷第二十

列傳二

謝鐸字鳴治台州太平人家世出晉康樂公後經畧使勑十二世而至鐸敏穎不羣少爲縣學生以好學聞天順己卯舉鄉薦第二甲申登進

士第入翰林爲庶吉士成化乙酉授編修丁亥

預修

英廟實錄成陞從六品俸壬辰冬十二月奉

命校勘通鑑綱目上疏言神宗喜通鑑理宗好綱

目而不能推之政治因勸求賢講學以史冊質

經傳窮理義則大本立而萬目自隨矣

上納其言乙未秩滿遷侍講仍加從五品俸當直

經筵撰講章必盡所欲言者嘗發明誠之者人之

道謂務虛名而不實用工夫如漢武帝内多欲

而外施仁義唐太宗外行仁義而内多慚德便

是不誠又如梁武帝酷好佛法唐德宗信任盧杞不能明於治道之邪正人才之賢否是不能擇善也唐玄宗初年勵精幾致太平後乃窮奢極欲溺於所愛唐憲宗初年發憤志平僭亂後乃好神僊迎佛骨有始無終是不能固執也時

純皇帝頗有偏好鐸以此諷然

上不以爲忤也庚子連遭父母喪壬寅例當起復乃謝病家居弘治初臺諫部屬言事者交薦之會以修

憲廟實錄徵乃起供職庚戌擢南京國子監祭酒勤

以身激每嚴約束禁諸生班見禮捐皁役錢以汰僚屬籍膳夫錢于官構東西二書樓以度鏤版上疏請增楊時從祀而黜吳澄餘若擇師儒慎科貢廣載籍復會饌均差遣論列尤多辛亥陳情致仕而歸論薦者以十數特擢禮部右侍郎管國子祭酒事

命吏部遣使即其家起之鐸再辭不得道得疾徑歸復請而敦迫日益急乃行至京辭所加職以本官治事亦不許居二年辭至再癸亥修歷代通鑑纂要

命爲潤色官疏又五六上復乞歸養疾乃
命給驛以行令有司俟病愈奏
聞正德戊辰吏部例上其名會權奸用事恐其復
起遂仍
命致仕庚午正月卒年七十六鐸孤介寡合性氣
屹屹嗜義如渴見不善若將浼然家居孝友自
遂養後輒無意仕進平生以行義爲重見專敢
言亦勇爲以此見知于時而亦爲人所嫉其在
北監也請增號舍修堂室又謂廟門徹面多狹
邪以爲褻慢買其地而廓之又買官廨三十餘

區居學者以省僦直皆出夫皁雇役悉籍爲公
用諸生貧困亦有給死者請京府致賻給驛歸
其喪又請別祀叔梁紇曾皙顏路孔鯉配之以
全倫義而議黜吳澄論尤切皆不果行凡所建
白皆師古義持獨見未始有徇俗希人之意雖
尊官要地忌者不能無而輿論所歸若出一口
其辭則相率請留其去則爭爲論薦如輸粟納
馬諸途素爲所抑者亦連名薦之前後所上辭
疏
朝廷每優詔慰答至停祿以俟

命僅子告歸既其沒也
特贈爲禮部尚書謚文肅鐸父世行嘗出祭田三
十畝鐸買田代之而以其田分諸弟及供家塾
間以塟族之貧者又買田以益弟姪數亦如之
又修宗譜構棊廬爲合族計其高祖孝子溫良
遺行久弗白至鐸始表著之祖母趙氏以節死
後鐸以侍郎考績請輟所得封
誥移爲旌典
詔特表爲貞節之門仍予
誥命以至鄉郡諸先正如方希直輩遺文善行皆

輯錄以傳與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爲知己始終不負媢黨知識困乏者皆有周䘏然實無長物惟飾俸入爲之其居常蔬食醴飲而已爲詩精鍊不苟力追古作當所得意殆忘寢食伊洛遺音引序予嘗讀伊洛諸書見其精深奧博茫無涯涘因取其詩日讀之而涵泳焉得百五十七首荅而錄之日伊洛遺音或疑詩人有志者所不另處刻伊洛之道顧於北而求之不亦左平是不然虞廷之廣帶周室之進求古之所謂大聖大賢者詩固在所不發伊洛之詩亦豈外是以爲道長蜀從世之冒伊洛以爲名者其發而爲詩不曰大極則曰陰陽不日乾坤則曰道德不日爲補由也則曰雲影大光往往以號然人曰此道學詩羅是詩一出送使詩家者流指爲口貫以吾篇爲不識許有若顧子敘者乃欲典伊川讀通興十年憶不亦重可笑哉昔者遊

活法能讀父書而一將軏敗霍去病不學古兵法而所向無敵是則以道學為詩者固不足為知詩而所以吾儒為不識詩者又寧知詩之所以為詩哉予生也晚固未知伊洛之學亦不敢自謂能知伊洛之詩者姑錄所見以代今年秋吾友廣信大守王君良玉乃以書來索予詩予詩豈足以示人而以浼吾良玉哉因取是編以應或者良玉刊之郡齋與淵源錄並行以竊自附於三先生論事錄之義則亦豈非欲並伊洛之學者所願聞哉

文尚理致謹體裁考訂評騭多前人所未及

懲忿窒慾銘

火燎原於星星而不可撲遏水潰隄於涓涓而不可止然則忿之熾而徒撲其焰慾之流而不塞其源幾何其不至忘身及親而沈溺以死也哉

遷善改過銘

進方覆之簣勢必底于成卹既更之蝕光暠損於明然則欲自貞於禽獸之後希以必造乎聖賢之極致者可不致力於不遠之復而奉奉以服膺也哉

澄心齋銘

水汩其源厥流乃渾性繫於情心昌以清汩也澄之鑿也疑之不汩不鑿惟聖其能

之然則澄心有爲而不敬以居其何以爲作聖之階乎我朝度越歷代五事昔邵康節有言我朝五事歷代所無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展天下在即位後三未嘗殺一無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年無服心患臣愚亦謂我 太祖皇帝遠過於宋者亦有五事固歷代之所無地一擴克夷狄以收復諸夏二肇基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御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蓋自昔翦除暴亂以大定天下者有矣未有擴克夷狄以收復諸夏者也自昔據起江左以偏伯一方者有矣未有肇基南服以統一天下者也自昔誅其君篡其國以代其位者有矣未有戰不交鋒兵不血刃而遂有其國者也自昔中興繼世者在位享國之久者則有之未有創業之初而臨御至于三紀者也自昔創業垂統者大綱衆目之舉則有之未有家法之嚴而垂訓至于辭復者也於乎若我 聖祖之神功大業可謂高出萬古而絕類離倫者矣又豈直遠過於宋而已哉所著有桃溪集續真

西山讀書記伊洛淵源續錄伊洛遺音四子釋言元史本末宰輔沿革

國朝名臣事畧尊鄉錄赤城新志及詩集論諫錄蝗恍藁汲綆餘誠歸爽雜詠緦山集祭禮儀注若干卷盧齋葉濤上書畧曰清家居時提學周時刊先生作道及盛德云秉禮執義一時學士大夫所共推重清雖不肯心已知向往矣已而得赤城論諫錄讀之人得遜志齋集及赤城詩集讀之三集者皆執事所討定表章其所闕涉與近時人所刊行汎汎者迥不類執事所養於是益昭然可新私心益用歆向慕不能忘第愚下之資不能遂藉是以私淑爲懼耳三集之中遜志一編則天地正氣沉鬱百年而幾泯滅者一旦復得其全以顯行于當世執事與黃亞卿公及前學諭趙先生之功大矣

章懋字德懋金華蘭谿人少游庠校讀書學問負經濟志界然不自衒露與人交恂恂儒者也天順壬午舉鄉薦以易魁浙士丙戌再至禮部褎然舉首入翰林為庶吉士丁亥冬除編修戊子春正月

朝廷舉張燈故事

命下詞臣詠詩懋謀諸同官黃仲昭莊昶曰國家無事海宇乂安內庭燃燈朝士踏歌傳之往史已非盛事此蘇長公所以有疏而深惜其君之不用也

今天子仁聖孝奉
兩宮將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養則斯舉固足以
爲樂然而大孝在乎養志雖舍是亦無有不樂
者吾輩盍進諫焉越明日偕二人同上章大要
以培養
聖德爲本
上怒左遷懋知臨武縣時修撰羅倫亦以起復元臣
言事坐貶時人稱爲翰林四諫會廷臣論救
上頗悟命與仲昭俱改南京大理寺評事旣至留心
職業日取刑書故牘詳閱之遂至精練平反庶

獄老吏不如法所當執雖貴卿莫奪也南俸入視北爲縮例益以皂隷額直之類懋獨無所益三年考績省覲戶告尋擢福建按察僉事閩有番舶銀礦爲患懋建議許民與番互市商夷兩便弛銀礦禁聽民採取自是不復盜患遂息浮稅病民令以海田抵之泰寧寇作梗陽爲清戎往掩捕之寇悉就擒沙尤饑盜起開倉賑濟即時解散會與巡察不相得加之行部積勞觸瘴成疾因有去志考績至京遂疏求謝事吏部尚書尹旻固留不可三詰而終不變乃可之時

年四十一（從子拯撰行述曰公求謝事家宰尹公旻與留之辭益力尹公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病如何可退公對曰古人正色立朝懋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懋之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懋之酷多矣年雖未艾鬢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請與一退之足矣尹公憮然驚歎知其意決特爲具奏得從所請）至家即杜門足不入城府奉親之外日惟讀書講學甘貧守道若將終身諸門請謁者無問遠近常往來楓木庵中學者稱曰楓山先生嘉遯將二十年廷臣論薦無虛日

孝宗勵精圖任儒術北以謝鐸爲祭酒南以屬懋懋方遺父喪力辭

詔添設司業虛位以待及終制就官謹槼度尚德化厲廉耻六館之士翕然向風豪傑有志者徘日執經質問所疑隨方而答人人自以爲得師

國子監策士問國學之設所以維持世教造就人材而非徒爲粉飾太平之具也自昔以來其建學之制爲教之法得材之效互有不同則游於斯者不可以不知也請以所疑從諸君質焉孟子論學爲三代所共宜其無異名也而禮有上庠東序右學東膠成均璧廱之異何也不合於孟氏孔門傳大學之道不過三綱五目宜其無他道也而禮有三德三行六藝六儀四術四教之目何以不同於大學之師一也而有大司樂正師氏保氏司成司業之職何以分士一也而有曰選曰俊曰造曰進之義何所取周之五學與漢之三廱唐之七學宋之四學其數之不同亦各有說歟今太學之六堂其亦有同於古歟古之上以德業爲先今乃行業不修推算撥歷

之月　豈以是爲楷寸於此占之學以明經爲
務今乃經術不講舉于屋居之制諸豈以見爲
爭錦標所歎譏相習每稱疏以免坐堂奔競成
氣或附勢而求速化憚樹求而藥放縱遊勤勞
而求安逸若是者可望其有成休乎茲欲變化
士心作新上習使爲師者各塞其職不爲倚席
之博士爲上者各修其業不爲城關之子衿爭
先於學問而資格之不計相尚於道德而奔競
以爲恥不負背義之化書成械樸之材何所施
而可　國初備分之法可復舉乎湖學經義治
事之教程子吏師尊賢之議亦可用乎抑別有
其道乎前代大學諸生有舉幡而救餉司謀者
有倡義而不乃朱此者有殷身以爭宰相之用
舍眷有捲室以論宰俐之起復者亦有優劣之
差乎諸若皆四海之英由貢舉而來肯自處若
人下于驗一吐胄中之奇老大當斂縱以拜下
咸又問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郎孔
予所謂庶富教者是也然其設施之署可得闕
數循之周官則所以庶之者有九兩之繫與夫
保息之養本俗之安焉所以富之者有九職之

任與夫土會土宜土均之法荒政職事之類焉其所以教之者又有八統之馭十二教之施與三物八刑五禮六樂之類不一而足其經制之詳可得而悉陳歟孔門諸子言志有三年而可使足民者有三年而可使知方者彼固有得於畢人之數而其所以行之者何先漢唐諸臣爲政有戶口增倍比室給足者有教化大行道不拾遺者彼固未必能盡舉周官之政也而其所以致之者何由或謂制田里薄賦斂可以富之令之賦斂非不薄也而公私匱乏饑饉相仍庠序戢路其失安在或謂立學校明禮義可以教之今之學校非不立也而流俗日弊欺詐相凌寇攘不息其咎誰執于諸生藏修[illegible]水昌孔子之教明不先王之道有年矣他日出而致用皆肩處司牧之任有二事之責者也然欲呻吟轉爲謳歌盜賊化爲君子于此比隆成周之盛而度越漢唐之治亦有其道歟其參酌古今之始蘇宜請究設施之術以挨他日舉而措焉

尤槪母病據例不得歸省晝夜涕泣懇許之歸

或以爲言懋曰吾寧以違
制獲罪不忍絶其母子之情也聞者歎服兩疏學
政時政條陳宿弊皆不報凡再乞休不允正德
改元陳勤
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
詔令敬天戒五事先後五疏乞休又不允居無何
引年以
請凡三疏始允尋轉南京太常寺卿辭進南京禮
部侍郎又辭
詔許致仕懋既退而益壇之難作縉紳相繼蒙禍

人服其先見當道咸疏懋耆儒宿德
詔有司歲時存問以風天下
今上登極詔陞南京禮部尚書致仕辭弗允辛巳歲
且暮忽搆疾親朋子姪更迭問候至屬纊語不
亂衛守林有年至疾已劇臥榻上與論古今天
下事甚悉次夕與姪贊論君大夫保國保天下
之道因及春秋列國名卿推許士會文子庶幾
歲除令親友各歸守歲嚮聊遂卒年八十六是
日未旦有星墜所居之前山有司以
聞與葬祭贈太子太保諡文懿懋胄度夷坦與人

言輒露肝膽或詐亦不逆億也見人有善不啻在已汲引後進惟恐不及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是非可否確乎不拔性寡嗜欲衣服飲食宮室器用隨寓而安薄田僅自給不求增益辭受取予出處去就一於道義一毫不慊萬鍾弗顧故自入翰林以至八座立朝僅四十日官不過三考乞休凡十餘疏難進易退當於古人中求之其心常在天下每聞進一善人行一善政喜動顏色否則愀然不樂夜必露天焚香默以親賢遠姦康國庇民為禱民生利害輒

為上官言之其學以闢閩濂洛為宗本之自得非有傳授亦世所間見也於書無所不讀於天下事無不理會要在精究而力行之不襲口耳不涉支離故能真見獨到洞貫道妙其發之議論精實切當多有前賢所未發者嘗謂人心有小大大以窮理小以慎獨謂政體始於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格言至論不一而足皆其所獨得者一時同志若羅倫謝鐸莊昶陳獻章皆極推許諸人皆蚤世惟懋年踰大耋巍然獨存殆天佑之以壽斯道也然倫嘗立鄉約過嚴則移

書責之其盡交誼如此

書云鄉約之行欲鄉人皆入于籍其意甚美但朱呂之制有規勸無賞罰豈其智不及此蓋賞罰天子之柄而有司者奉而行之居上治下其勢易行今不在其位而操其柄已非所宜況欲以是施之父兄宗族之間豈或有尊於我者吾不得而賞罰焉則約必有沮而不行者矣可不慮其所終乎在比之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夫子以為舍逆取順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不能必人以從我也凡入約者必其誠意感乎革心向化而後可有不能從則當聽其出約今欲假官府之權力邀彈制以必人之從已約非所謂顯比之道也又聞族人有為盜者必溺置之死地此於當代之典先王之制聖賢之事皆所未聞孔子曰古之為盜惡之而不殺也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罰不省若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蓋指殺人於貨之盜而言耳如穿窬鼠竊而皆殺之則彼禦人下國門之外者將何法以加之乎禮曰公族其有死罪有司讞于公公既三宥之矣而又使人追

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然後爲之
素服不舉加其倫之喪親哭之夫以朝廷之上
法度所在其處宗族之於罪皆若是而況於乎
自殺之乎又況罪不應死者乎以是知聖賢之
在鄉黨其所以處族人者豈有不然昔漢人有
爲盜者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彥方遺
布一端卒能化盜使之道不拾遺是不猶愈於
殺乎陽城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
良者幾千人溫公與康節在洛里中後生皆畏
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
先生知是皆君子之居鄉有不約而自化者以
先生名德當不下於諸公自身而家自家而鄉
久於其道彼將自孚何用汲汲乎强人以從約
垂法以禁盜邪雖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
然某之愚實有不能無疑者深爲先生熟思而
審處之如使今之吉豐亦如溫公康節之洛則
朱呂之鄉約庶可行矣

文章不甚求工達意而止或以相
諷曰小技爾予非服或勸以著述曰儒先之言

至矣盡矣又何加焉第刪其繁蕪可也嘗欲擷
選程朱後諸儒經書粹語爲集說及刊宋史之
繆患力不足而止平生所著惟蘭谿金華鄉賢
祠志及遺文數卷而已子孫皆夭歿孫誥不慧
年八十一始生子接既膺郊典
上優詔錄接爲國子生
石珤字邦彥真定藁城人少倜雅穎悟明周易
與兄玠齊名先後皆舉鄉魁成化丁未俱登進
士第時稱二鳳珤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除檢
討德器剛毅知識不羣儕閥稱重之以纂修功

陞修撰侍
經筵講讀賜金帶四品服正德初士風漸漓於前
類多巧宦孤憤世嫉邪作媒說以諷說曰西里之婦有胥
為媒者三年不成凡為絲蘿之好鮮叩其門釜
甑蕭索將營他技聞國有大媒氏乃載束帛往
問之再拜而進曰自婦之為媒也富昏錯乖毀
方削廉意隨波流辯逐風生化強為姦枉畢使
貪堅白同意燦爛紛綸時移喜怒咳定取于左
頗漢勝右麾齊翊自以為術巳精矣一行而節
應再舉而敝亂久益躡蹤行唯于塗立詈于垣
不敢出戶庭者歷寒暑矣將逃之他郊無復言
媒妁事竊闚大媒氏旁邁于道大化于藝願進
之階下以袪愚婦之惑大媒氏呼而起肅而入
布席于堂斂神凝思屏左右人三引其端里媒
不悟廼閉之別室我浡發排明日又問之對曰
將無夸眺大繁翳吐失幾功急大勞反損事聞
速成友敢與曰未遑遯復入戶三月然後召焉

則見里媒之眉間栩栩然有動意曰幾矣得之
矣問曰汝知吾媒有大權變乎曰然吾為汝言
之天下之道有經有權聖人用之智者效焉先
王之道至大極遠吾齊中樞賤婦委巷小人安
敢議之雖然御有百車不如詭驅兵有百萬不
如反問是故我遇其常揚兵正與三戰而勝功
非我誰卒遇勃敵我計不展進與無所得退與
有後患彼乃嚴兵以待我亂我乃隆飛語飾謗
書臨左右私名婚嫁恐罝禍以保我譽是以亞
父抑曲單走樂殺棄罷錯剖忠反遇禍正反蒙
說必如是然後兵可制勲可就矣媒有兵道踦
汝之所習者蓋勤盟屢講朝平暮成蓐食而更
戰既陣而後擊之法數故口血未乾而盟已解
圍棚未備而敵大至矣汝所謂知媒之常而不
知媒之變者乎吾為三十年矣彼選入宮亦復
十年吾譽枯楊使為春華吾毀白台使為嫫母
吾言一出彼各心醉彼執一端我當收其兩
家之歡得三倍之惠卒有非忤吾委諸其鄰其
鄰不受吾委諸其親其親不受委諸他人彼自
交惡而吾絜其身故吾老矣國中推善焉媒者

無以逾我而若婦壯子少孫行女感我者亦多矣雖然其數易之理成敗之數兩亦宜知貞女易成治女難成妍女易成醜女難成禮法家易成失節婦難成盡其孅惡素定風聲素遠幸我輩者雖黃炫亂黑白顛倒使芍藥之艷得儕行露而升者以有此舌與齒耳故吾輩者爲正人小利爲邪人大利而怨不及焉抑吾聞之嫁怨於人其怨將繫貫禍自伐其怨始大吾恐明王之世終無稅駕之所始以卒歲利吾身而已乃更教次爲之吾不仁吾不仁於戲大媒氏固不足取然其言非合於道特擇術之不精關口之武亟以至此耳以吾觀之今之仕者何止一大媒氏哉而顧儼然自以爲得計亦甚矣

陞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己巳遂補南監祭酒教法嚴遂濟之以恕時閹瑾用事以勵精爲名士大夫當官亦附會振作監生查對軍冊有患病不容給假珏力主之晒

晾黃冊有不至者輒行典簿廳取供令其夙夕
畫酉所以
祖宗成憲不敢擅改答之諸生咸悅會廷臣議令納
銀監生增報年歲或謂將揀選聽點人情惆惆疏
拘集至班惟令遞增一歲繳冊至部亦竟無他
人益服其有見明年改北監祭酒教法如在南
時後晉南京吏部右侍郎尋調禮部右侍郎又
晉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庚辰主會試號得人
嘉靖初又晉禮部尚書兼學士掌詹事府事初
琳法古爲文頗喜莊列在南監時取名士梅鷟

爲季試首文體奇崛爲之一變癸未復主會試所作錄文乃更醇雅人固莫能測也是年五月陞吏部尚書每銓輒以職名書諸片楮爲丸納袖中探而出之囑託不行七月仍兼翰林院學士在

内閣專管

誥勑甲申五月兼

文淵閣大學士乙酉六月加

太子太保

武英殿大學士尚書如故琉嘗以

大禮定議爲是而言或將有從遊門生有當柄者毋謂其情懷不盡已而罷歸卒于家上特贈少保謚文隱按坦行義殆不止此姑舉諸集書之又宋嘉王瓚爲祭酒亦有聲不得其事狀姑闕

魯鐸字振之湖廣景陵人弱冠遊邑庠提學副使薛綱愛其文由是知名全楚成化丙午領鄉薦高等家在東岡嘗賦詩以見志古樹岡頭屋數椽主人家世只殘編住臨江漢東南會望到雲龍五百年七澤鳶魚皆理道九州兄弟或顛連西周光鳳將雛起應見梧桐日影圓弘治壬戌舉禮部第一擢進士高第改翰林庶吉士少師李文正公東陽雅重之

授編修預修

孝宗實錄

武宗即位詔諭安南鐸充正使

賜一品服以行比至宣布威德正其儀禮諸所餽

遺悉郤之交人稱歎遷國子司業進南京祭酒

尋改北京鐸屢歷成均其教主于理道不事章

句南北士多所造就尤持清操湔宿弊搢紳歆

仰之屢謝病歸至是復得告廼闢園亭蒔花木

屏跡深居為投老計嘉靖初刑部尚書林俊上

疏謂經師易得人師難得鐸約質渾晦志尚清

純道足以鎮雅黜浮學足以訂頑立懦方今釐
革庶弊正育賢成德振作士風之時況魯鐸與
謝鐸人品爲類謝鐸以祭酒養病
孝宗用吏部薦進禮部侍郎掌祭酒事起之于家遣
官以速其行重道尊師頌美有作
陛下今日處魯鐸如謝鐸則今日之頌美
陛下將亦同
孝宗矣一時撫按之臣暨兩都臺諫交疏論薦先後
以十數皆謂德器溫粹問學淵源植德敦簡宅
心廉直莊重渾厚之文可以華王言淳懿端恪

之行可以式鄉俗於是推鄉佑者五皆莫之應年六十七卒撫按諸臣以鄉典請
詔諭祭一壇
賜謚文恪仍令有司營塟鐸性恬退器量深閎文章節槩見推天下家居以身率物嘗作俗言以勸鄉人有巨盜起掠民馬牛或紿爲鐸物必釋之其感化如此所著有蓮北使交東西廂巳有園諸藁若干卷藏于家

崔銑字子鍾更字仲鳧河南安陽人父陞仕至參政廉靖有閑母李淑人之娠也芝產門闕及

月夢蛟龍驚寤而生啼聲洪亮風骨岐嶷見者
異之五歲口占成對十歲從父延安通四書毛
詩能文章明年從諸儒官游慱及羣書年十五
講太極圖通周易能從弘治戊午舉丁鄉庚申
入太學祭酒謝鐸歷試稱首大奇之壬戌會試
又不利乃與三原秦偉馬理高陵呂柟榆次寇
天敘林慮馬卿同邑張士隆相友約明經修行
毋慕高虛毋溺訓詁毋躭詞章毋蹈利名其志
毅然以洙泗爲師乙丑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
正德丁卯授編修預校

實錄戊辰會試爲同考𡨋執欲私其子以託銑銑不可竟出他手時閹瑾竊政因戍元老奴僕端撥銑與修撰何瑭見瑾長揖而巳瑾怒謂其黨吏部尚書張綵曰翰林白面後生輕薄如崔銑尤甚欲重罪之綵不可瑭謂曰吾兩人不可易節對曰銑安義命久矣是歲
實錄成瑾僞傳
上旨史臣末練政體各陞俸一級調部屬州縣銑改南京吏部驗封主事部備歲縱糧長易美以惡銑廉出之糧長賂請權貴固執不可尚書謂曰

爾論僕也何若爲此對曰何勸非忠孰忠非分
竟移於庚午瑾誅
召還史館辛未會試聘爲同考時輔臣治文藝銑
上書勸以及時惜
主救民薦賢理財撫兵冊事項末懇懇千餘言癸酉
冊封
周藩歸卻厚餽便道歸省甲戌還京掌
廷試卷充
經筵展書會講官有他故即代之御史王廷相下
獄瀕死亟請執政曲捄出之丙子

經筵講說命啓

上以擇相輔德納誨去讒頑戒逸豫時權倖錢寧錢

安廖鵬在側大術之冬歷三考晉侍讀丁丑春

罷

經筵引疾求去少傅梁儲素重銑固留之乃三爲

會試同考事竣得歸稱壽二親時陞已八秩矣

已卯作後渠書屋葺耕授徒刪定二程遺書作

郡志庚辰罹毋艱三年食粗畀寢

今上即位輔臣諫官交薦起修

武廟實錄以備

經筵癸未講論語開陳治本啓沃懇切尋擢南京
國子祭酒諸生相顧曰吾輩得師矣銑開誠心
崇正義明教條嚴祀事正文體獎雋彥警輕惰
禁遊戲淸廪餘革蠹耗日衣冠坐東堂諸生朝
夕問難銑響答不倦周貧佚老問疾賻喪士林
大説逸尹梅絅南禰昕友也抗瑾奪官貧且卒
矣其母自鬻書屋銑分祿以養病爲治棺歛先
內書堂中以待受教者厚幣來謁悉卻之甲申
議
大禮銑抗疏勸

上勤聖學辨忠邪以回天變自分必被逮已而報休

銑曰

天恩蕩覆見老父幸矣諸生愕然如失怙恃設帳爲文贈曰忠孝兩全出處中道銑行不役一夫囊中無江南一物惟攜古書數篋因自笑曰人言金祭酒我今若冰矣公卿及諸生送者千餘人從而渡江者又數十人羣拜潸然涕下銑乘醉發舟歌曰故園蕨水知堪養捷徑南山保未曾歸見父陞愉愉如也日讀書洹上折衷羣言明年喪內不復再娶及四方來學者衆銑數以研

經飭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論學曰古之好異者以明志今之好異者以昧心夫正物之謂格至理之謂物今之異言也然則心當何功而至善有別名乎聖賢之道如日月五星點綴求異而不求其所循與否秖以抗名譁世而已非昧其心與孟子曰良知良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證其異删良能而不挈非覇儒與論讀書曰讀經見諸行事因事驗其經旨是故卒至不駭可以卽變矣邇言不俾可以出令矣小物克慎可以舉大

矣僕婢服義可以使民矣日誦六經不力行則
得其字爾丙戌惟父艱哀更甚於母時著松牕
寤言中庸凡演大學全文又著士翼政議中說
考文苑春秋家居十六年初號後渠客有遺泗
磬因號少石又定號曰洹野已亥立
皇太子
上慎選宮寮起銑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少師夏言政暇過談夜午忘歸贈句曰一字
不曾通政府十年始得見先生尋進南京禮部
右侍郎庚子署戸部篆清耗釐弊無何進賀

萬壽聖節部例公讌悉拒不受時有風霾之變銑自
劾
溫旨慰留冬過家疾作杜客謝攝著讀易餘言辛
丑病不克南行議乞休未果病劇卒年六十四
銑博學善談從之遊者多所感發門人如吏部
郎中王與齡輩皆日夕依之不能舍去撫按以
訃聞
上遣官治塟
諭祭贈禮部尚書諡文敏子涉縣人先卒汲監生
至是仍

命以其孫㮚補廕所著書多行于世天下學者惟
稱曰後渠先生

南廱志卷第二十

南廱志卷第二十一

列傳三

劉丞直

宋濂

劉崧

王嘉會

張智

吳溥

穆孔暉

劉丞直字宗弼江西贛縣人幼穎悟博通羣籍

吐詞成詩卓犖如宿構者年弱冠始治經聞泰
和王以道明周易遂辭家從之遊者數年徧讀
其所藏書學益贍而文益雄遂擢進士第入
國朝被薦召見
高皇帝與語奇其材識即除國子博士洪武元年太學
初設堂上官乃拜司業贊襄祭酒許存仁立規
條以束諸生時在列者多貴游子弟目不知書
丞直每切切誘掖獎勵以是盡知大義一時學
者莫不敬萊樂羣多躋顯仕每朝
上呼諸生試其所業有通悟者召丞直褒賞之丞直

爲人剛正每面折人過存仁方將予告歸祭先
墓丞直謂曰
主上天與人歸公爲儒臣宜竢登極不宜遽去存仁
不聽洪武初存仁果得罪始悔不從丞直之言
巳酉浙江部使者缺人丞直侍朝
上召使前面諭持憲事宜拜浙江道按察司僉事時
方谷珍初降人情洶洶丞直按部懲其尤梗法
者一道肅清先是丞直與劉秩熊鼎朱夢炎皆
出江西以文學知名當世氣誼相許會
朝廷方修興禮丞直及秩輩皆與焉書既進擢秩

知崇明州豪猾之徒相與構陷之遂坐謫籍丞
直行部遇秩子靜於途厚遺之靜時年十三適
上遣使巡問四方靜匍匐走六百里以被誣狀訴於
馬前使者憐其幼以狀聞
上勑臺臣申勘其事於是改授秩以他官而坐誣者
罪丞直之力也其出盡友道類此時承元亂後
國法嚴重丞直按浙三年遂以疾乞歸從之家
在空同山陽自稱空同雲樵學士宋濂爲之作
賦王以道嘗爲丞直言其避兵荊沅至洞庭之
君山遇異人長鬚碧瞳授以龍虎金鼎丹經受

而行之志氣日愈沖澹丞直得其旨以爲異端
不之信也既隱居多疾乃據其方術導引吐納
宿疾皆蠲竟以壽終有雪樵詩集傳于世

宋濂字景濂金華浦江人幼聰敏强記從同郡
吳萊黃溍學爲古文有聲元至正中有薦濂翰
林編修官者濂以親老辭歸服道士服隱居青
蘿山中著書號龍門子歲辛丑金華既歸附
高皇帝遣使以書幣徵至金陵與括蒼劉基葉琛章
溢四人同見
上問以取天下大計濂以不殺對

上大悅日被禮遇建禮賢館以居之擢濂江南儒學提舉既而遣授太子經每詢以治道未嘗不以仁義爲言甲辰十月陞起居注嘗侍

上御端門論黃石公三略濂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之所具載願

主上講明是書心學復傳矣乙巳三月濂臥病館舍

上聞之憂形于色曰宋起居誠篤之士不參以分毫人僞侍予五年猶一日也顧謂侍臣曰爾往傳予命俾歸山中父子祖孫驩然同聚必速愈矣愈則必亟造朝國家文翰庶有賴哉乃賜以金

幣太子致贈有加濂歸上表謝且奉書太子勉以孝友恭敬毋惰毋縱懋脩德業以副天下之望

上覽書喜甚褒以御札曰先生教吾子以嚴是不佞也用時言講解聖人之意以教之是不罔也以忠直立心以節儉制行是得體也昔聞古人今親見之仍侑以文綺洪武二年濂終喪詔修元史以爲總裁官六月進翰林國史院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

上方稽古以新一代耳目正彝倫復衣冠制禮樂立

學校凡先王之典多講行之而濂寔與其事三年以失朝祭左遷編修四年遷國子司業嘗作六經四子論以迪國子六經論六經皆心學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該六經所以筆吾心之理者也是故說天莫辯乎易由吾心即太極也說事莫辯乎書由吾心政之府也說志莫辯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說理莫辯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惡也說體莫辯乎禮由吾心有天序也導民莫過乎樂由吾心備人和也人無二心六經無二理因心有是理故經有是言心譬則形而經譬則影也無是形則無是影無是心則無是經其道不亦較然矣然而聖人一心皆理也衆人理雖本具而欲則害之蓋有不得全其正者故聖人復因其心之所有而以六經教之其人溫柔敦厚則有得於詩之教焉疏通知遠則有得於書之教焉廣博易良則有得於樂之教焉絜淨精微則有得於易之教焉恭儉莊敬則有得於禮之

致焉屬辭比事則有得於春秋之致焉然雖有
是六者之不同無非敎之以復其本心之正也
嗚呼聖人之道惟在治心心一正則假盡無不
正猶將有蕩之亦在於一師師正則府不皆今
不正則奔潰所遂無所不至矣尚句望其學卻
敢哉大哉心乎正則治邪則亂不可不慎也秦
漢以來心學不傳往往馳驚於外不卻六經貫
本於吾之一心所以尚者涉於慮遠而不終畢
者安於淺陋而不辭上下相習如出一械可勝
嘆哉然此一皆吾儒之過也京務溺於名數世
豈復有易孔鄭專於訓詁世豈復有書詩董仲
舒流於失異世豈復有春秋樂則亡矣至於小
人蕪氏之所記亦多未醇世豈復有全禮哉經
陋不則心則不正心既不正則鄉閒安得有善
俗國家多得有善治乎卅善學者脆器傳說獨
抱遺經而體驗之一言一辭皆使與心相註始
焉則長乎其難入中焉則及潰而漸有所得終
焉則經與心一不知心之爲經經之爲心也何
也六經者所以筆吾心中所具之理故也周孔
之所以聖領會之所以賢初豈能加毫末於心

哉不過能盡之而已今之人不可謂不學經也
而卒不及古人者無他以心與經如冰炭之不
相入也察其所窮不過割裂文義以資進取之
計然尚不知經之爲何物也然而至此可不謂
之一卮矣乎雜然經有斷晦心無古今天丁豈
無豪傑之士以心感心於千戚之上者哉○四
子論四子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也論語孔子及
門人問答之徵而記于曾子有子之門人大學
亦孔氏遺書其經一章孔子之言而曾子所註
傳十章則曾子之言而門人記之中庸三十三
卒子思之所作孟子所著或曰其門人之所述
也論語先漢時已行蕭望之張禹皆以傳授而
諸儒多爲之註大學中庸二篇在小戴記中註
之者鄭玄也孟子初列於諸子及趙歧註之後
遂顯矣爰自近世大儒河南程子實始傳信之
學中庸而表章之論語孟子亦各有論說卷新
安朱子始合四書謂之四子論語孟子則爲之
訐人學中庸則爲之章句或問自朱子之說行
而萬說盡發矣於是四子者與六經皆並行而
教學之序莫先焉然而先儒之論以謂治六綜

者必先通乎四書四書通則六經可不治而通也至於六經四書所以相通之類則未有明言之者以余論之治易必先自中庸始治書必自大學始治春秋必自孟子始治詩及禮樂必自論語始是故易以明陰陽之變推性命之原然必本之於太極太極即誠也而中庸首言性命終言天道人道必推極於至誠故曰治易必始於中庸也書以紀政事之實載國家天下之故然必先之以德峻德一德三德是也而大學自修身以至治國平天下亦本原於明德故曰治書必始於大學也春秋以貴王賤霸誅亂討賊其要則在乎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而孟子尊王道卑霸略開異端距邪說其與時君言每先義而後利故曰治春秋必始於孟子也詩以道性情而論語之言詩有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曰可以興可以羣可以怨禮以謹節文而論語之言禮自鄉黨以至於朝廷莫不具焉樂以象功德而論語之言樂自韶舞以及論純皦繹之說莫不備焉故曰治詩及禮樂必始於論語也此四子六經相通之類然也雖然總

而論之四子本一理也六經亦一理也漢儒有言論語者五經之管轄六藝之喉衿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聖乎豈獨論語孟子爲然乎故自陰陽性命道德之精微至于人倫日用家國天下之所當然以盡乎名物度數之詳四子六經皆同一理也統宗會元而要之于至當之歸存乎人焉爾

又作孔子生卒歲月辯

辯曰或問於滿者曰孔子之生傳記所載歲月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之說年之與日同於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則與公羊實差一月月固差矣至賈逵注二十一年經云此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則皆以孔子爲二十一年生也司馬遷若孔子世家云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則與公羊穀梁實差一歲日月雖與公羊同而月復與穀梁異杜預主司馬遷以注左氏傳謂二十二年生司馬貞主穀梁公羊以駁史記謂二十一年生遂誤爲二十二年者蓋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也孔若古主公羊穀梁謂爲不

易之論胡舜陟主司馬遷謂然穀梁公羊所書則孔子出處之年與經史諸子皆不合孔宗翰亦主司馬遷羅泌之議略與宗翰同洪興祖主穀梁而譚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即夏之八月二十一日焉夫疾見傳記異辭用造為調人之言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已酉之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曆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戊十八日是為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方為庚子是孔子之生已在十一月之節矣既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無旋公羊書于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于二十二年而又謂孔子之年七十三以本亦未嘗誤也穀梁於年於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年亦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歸有日可以表見也同馬遷於年則以節書三者皆非誤也若是衆言之不齊何如濂應之曰公羊穀梁二氏傳經之家也傳經之家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夫孔子時又為甚近其言必有據依司馬遷固良史則後於穀梁公羊者也吾無微乎爾孔子所生之年吾當從公羊穀梁氏然以春秋長曆考

之二十一年巳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孔十
月之二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吾當從穀梁氏
注家謂巳酉為巳卯卯酉之文相近故誤書也
曰孔于周流諸國之年世家所紀多可於考宋
之大儒或取之若如子言無不遲一歲者遷尚
不足信平曰衛靈公之時孔子適衛又適陳匡
人以為陽虎而拘之世家謂孔于使從者為宵
武子臣於齊然後得太接宵武于仕於成公之
朝在稷公未武子之子相巳與孫良夫將兵侵
齊則武子年當耄矣復歷定獻二公凡三十七
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至衛使武子猶在
其年將一百五十有餘歲矣武子之事然也孔
于之年乃衛可信乎非惟此也孔子去魯世家
謂定十四年年表則又謂為十二年以年表為
足則以世家為非以世家為是則年表為非一
昔之中自伯不眉若此他蓋不足深論皇王大
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言行月
爾而兄於年乎月洪與祖謂周之十月與夏之
八月者然乎日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則未嘗
殷也殷嘗建丑矣書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漢

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以例之
則周制可知孔子作春秋行夏之時為萬世法
不過截子丑二月於前歲之終月月固不之改
也否則春入於夏夏入於秋錯亂而不成歲矣
曰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後即為十一月
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曆生以六物占人
休祥嘗氣會之文酉有生於巳西而以與戊歲
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耶此野人之語舍之
勿以汁齒乎可也曰孔子之生于既得聞命矣其
卒之時亦有一定之說乎曰左氏云魯哀公十
六年夏四月巳丑孔丘卒司馬遷遵之諸儒又
從而逆之理之所在孰得而違之故孔子所卒
之年吾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之歲也是
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巳丑巳丑乃在五
月之十二日巳與乙文亦相近故誤書也所謂
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謂當夏正二月十八日者
非也謂十六年為辛酉巳孔日為戊戌者亦非
也自壬戌歲上遇巳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
七十三者尤非也曰近代王應麟博極羣書者
也類致疑於是而謂今不可考矣子乃質言之

何邪曰衆言紛淆者當折衷以經經無明載當索之於傳索之於傳不猶愈於史乎謂今不可考者過矣曰子之言辯則辯矣夏周二正千古雖史之疑也何言之若易易耶同是非爾所知也雖鑿徂徠之松以爲媒盡刻溪之藤以爲皆未能竭吾家也他日當爲受春秋者詳焉

是年秋以議祭孔子禮稽緩貶知安遠縣乃上孔子廟堂議

議曰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爲廟以祀之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祭何今人之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于阼階上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佐食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户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告爲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拜妥尸尸酢主人主人西面賓爵拜皆爲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祀孔子帝升廟

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面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製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向而行禮者其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為菆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坐東北席皆以莞則尚據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摶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猶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董穢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踐會同六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爲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

聖先師則所以奠者當與隣國合若唐虞有夔
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皆自奠之不合也
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
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
羣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
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其宜
除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
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
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七十賢配諸州但以先
師顏子配今也雜置而妄列甚至荀況之言性
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老莊賈逵之忽細
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中
吾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
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
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
今一切置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
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
之表叔也乃坐其下淳佑初張君程上後因國
子監集議再定張遂居程下顛倒彝倫莫此爲
甚吾又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

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
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亦非釋奠有
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繁乎樂之
有無也令則用魏漢津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
所謂亂世之音者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
養雅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仿佛儀禮
饋食篇節文為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印尸
醋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禪其煩惟初獻者
得行之其可乎哉鳴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醬
河瀆之宗海也猶山弁之細豈崙也今乃拜謬
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上庶人之所敢議
有人心者執能然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姑言其
略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亦器用則雜
乎惟俗升阼則味乎方右如此殆甚多雜更僕
不可盡也或者則卧子之言信游矣建安熊氏
欲以伏發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克舜禹湯文
武各以次而列焉皐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
契爰登傳說其子皆可與享于先王天子公卿
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于賓
蔡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

苟如其事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汩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爲而不可也

上不以爲然十一月召還授禮部主事五年冬遷太子贊善大夫六年七月復以爲翰林院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仍兼贊善大夫八月

上命濂與詹同樂韶鳳等纂修大明曆日一百卷又與吳伯宗朱右等修寶訓五卷每旦侍膳燕見必命茶賜坐濂素不能飲一日侍飲醉行不能

成步

上見之歎甚爲詩賜之仍命侍臣咸爲歌辭且曰使後世知吾君臣同樂如此也九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仍兼贊善大夫擢濂長孫慎爲殿廷儀禮司序班復召濂仲子璲爲中書舍人子孫聯班內廷儒者榮之濂既老難于步趨

上命選良馬以賜復爲作良馬歌命詞臣咸賦之以示優寵十年正月濂年六十八

上憫其老命致仕歸鄉里及陛辭

上以御製文集賜之加鈔緜段及衣二襲命濂孫愼護之歸家濂上表稱謝
上復以手詔答之自是每歲一朝至則恩遇之甚厚十三年璲以事得罪濂當連坐有司請罪之
上以濂舊臣特命居於茂州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州卒所著有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翰苑集四十卷歸田集四十卷長子瓚與璲俱以能書名

劉崧字子高吉安泰和人元季嘗領鄉薦遇亂不及會試教授鄉里淹貫經籍尤長於詩洪武

三年以材學舉至京師授兵部職方司郎中
高皇帝雅知之嘗祭方丘崧與吳琳宋濂輩侍從應
制賦詩六年陞秩北平按察司副使居官以清
苦自持十年考績偕諸道憲官入朝會更定外
官九年爲任
上賜慰諭曰今天下太平爾等膺名秩食厚祿而民
隱未盡昭恤非爾之責與惟是新制考績必待
九年其各還司慎乃憲度毋玩民事毋干天紀
後此能復見朕則爾等爲奉職矣居無何坐事
褫作京師尋放歸鄉十三年春正月丞相胡惟

庸等誅罷中書省惟設六部

上特賜手勅起崧爲禮部侍郎賜以誥曰國家以禮導民將使天下之人皆由之其品節之分制度之詳亦既考定而頒行矣非得明達朝章者典之豈足以儀表中外乎爾崧學通古今舉止詳雅故命爾爲禮部侍郎爾其敬以持身恭以將事俾朝廷之禮粲然有倫則海内嚮風而有化民成俗之效矣往居廼職爾惟懋哉未幾命署

吏部尚書五月甲午雷震奉天殿

上謂崧等曰朕自即位以來十有三載夙夜兢業不

敢怠荒惟恐治不古若間者上天有警朕心不寧此必朕有失德政事有乖卿等宜悉陳朕得失毋有所隱嵩等頓首曰人君一心上通乎天災咎之至惟修德行仁可以弭之今

陛下遇災能懼省躬思過復開導臣等盡言臣聞惟德動天無遠弗屆能修人事所以消天變也

上曰唐虞之時君臣更相戒勅卿等輔朕當以古人爲法盡心無怠尋以老疾乞致仕許之賜以勅諭曰君子之生也莫不由父母之賢師友之訓以成其材及其壯也則推而行之以致君堯拱

利澤群生斯仲尼之道君子之志也卿學問該
博踐履篤實負成已成物之器備剸繁治劇之
才正宜佐朕以理天下奈何年齒衰耄難於步
趨故不忍復煩以政特賜致仕卿其去朝歸于
鄉里安慎所養以樂餘年十四年三月
上思其老成宿學遣使以國子司業起之一見歡甚
賜以鞍馬居位未十日遽得疾猶强坐授訓諸
生疾革祭酒李敬問所欲言崧曰
天子遣崧教國子將責以成功而遽死乎無一語及
家事卒年六十一

上重惜之親爲文以祭之曰惟爾有學有行發譽儒林朕嘉爾能優常擢用邇者遣使召司業成均簡在朕心期于成效夫何不數日間遽然而逝朕甚悼焉已今有司備禮殯殮靈車歸葬特以牲醴致祭於博學有志行家素貧及貴未嘗增置產業居官十歲不以妻子相隨清苦如布衣時其爲北平按察副使携一童往至則遣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至五鼓則衣冠起坐待旦值北平兵革之後招徠逋逃慰安反側惟務寬厚以存大體尤慎威刑之用遇小人險狡輒

先事防制溫顏巽詞而見者稟然及致仕歸益
自謙下學問之功老而彌篤與人言未嘗及官
政歲歉其姻族之人不能以自養者輒周給之
崧歷歷中外尤以文學受知於
上其爲文雅粹爲詩有唐人風韻所著有北平八府
志東遊錄嶺南錄及詩文十八卷藏于家有雛
方集行于世
王嘉會字原禮浙江嘉興人少博洽負俊聲元
末累舉不第乃客授松江爲人溫淳和緩後進
樂就講論鼎來者修脡戶恒滿上海令康伯愚

見其詩辭敦雅敬禮之引爲上賓使以文章飾
已吏事會詔舉明經嘉會應聘至京
高皇帝命賦詩應制稱
旨復試其文賞異之除授翰林院檢討洪武十五
年九月陞國子右司業時宋訥爲祭酒太學生
常數千人嘉會與訥及左司業龔斆嚴立楷範
三人者春秋已高鬚鬢皤然如正其衣冠旦夕端
坐諸生雲集階下肅然望而畏之以是士類率
教多所造就吏部取擢輒能其官
上知其勞眷待殊厚十六年冬以老疾乞歸優詔調

治十七年七月特賜致仕未啓行嘉會卒于官

舍年八十餘

上深嗟悼命禮部移文應天府給舟車還其喪及發

引又

詔命所在官司備禮祭之

張智字玄略延平順昌人元末父昇元以神童

薦補太學授秘書郎五遷至江西儒學提舉智

生而聰穎讀書過目成誦羣兒爲嬉戲之事必

正色端謹如老成人侍父學於南昌長益勵志

問學嘗慨然嘆曰采玉必於崑山探珠必於滄

海爲學豈可不出戶庭哉卽日挾策入元都交
當世名士用薦入國學四方兵興以才出參閩
省機務省臣承制授智同知新喻州事已而知
事勢不可爲浩然退歸徙居建陽崇化里洒埽
一室置古今書籍其中窮搜博覽沛然有得未
嘗窺門鄉黨爭企慕之洪武戊午以明經應薦
爲湖廣夷陵州學正凡九載以內艱歸辛未服
闋入朝尚書趙勉言其學行
高皇帝亦訪知其才可用遂超拜禮部試左侍郎卽
首言宜以書籍頒布北方學校議者以費財不

便智正色曰使賢才彙征利益生民何惜此費衆大慙未幾寘授右侍郎兼禮不遷綱紀秩然人皆敬服是時諸儒多有不稱任使者至嬰顯僇

上勅智等曰古之儒者務學以明體適用窮則忠信篤敬以淑諸人達則忠君愛國而澤被天下朕自御宇以來擢用儒士布列百司思得其人以稱其任而卒少見其效何也良由師道不立故成材罕聞爾禮部宜以朕言諭天下俾凡爲儒者必恪遵古先聖賢之道以修己教人毋徒尚

文藝六智請首行于太學從之智尋奏言歲貢
生員舊制中式者送國子監不中者罷有司停
學官俸生員罰為吏今不中者遣還讀書有司
教官罰如故是生員不率教者無所勸懲也
上迺命更定其制不中者有司官任及三年論如例
二年者停俸半年一年者停俸三月學官無分
久近罰如例生員廩食五年者為吏不及者遣
讀書次年復不中者雖未及五年亦罰為吏壬
申三月丙子
懿文太子薨命禮部議喪禮智上議曰喪禮父為

長子服齊衰期年又云期之喪達乎大夫今斟
酌其宜
皇帝當以日易月服齊衰十二日祭畢釋之在內文武百官即日於公署齋宿素服入臨文華殿給衰麻越三日成服詣泰和門會哭明日素服行奉慰禮其當祭祀及送葬者仍衰絰以行在京停大小祀事及樂至服闋日而止停嫁娶六十日在外文武百官聞喪易服於公署舉哀次日成服行禮停大小祀事及樂十三日停嫁娶三十日其內外文武百官行祭禮者自備儀物

上曰朝廷府庫百官俸祿皆出於民今祭祀儀物令
光祿寺供具百官惟致哀行禮餘如智議詔以
時享任還令智與翰林院參考古制智等奏曰
王制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不敢以卑廢尊
也今定議天地社稷先師歷代帝王須用樂外
惟太廟乃祖先神靈所在國既有喪而時享仍
用樂恐神不樂聽宜備而不作詔從之其所建
白多此類也居二歲以事左遷爲國子學錄尋
陞博士建文中陞司業嘗奉
命代祀孔子於闕里博士王紳送張司業代祀宣聖詩
聖皇嗣丕祚崇禮

秩無文幽明既判鑾小大齊驟奔況茲曲阜宅
巍巍闕里尊神靈儼斯萃於焉致明禋肅將豈
無人顧屬耆德臣積誠冀有抵達此皇意特韶
車戒遠道宴餞及良辰雲山形東魯歸途春正
殿永樂初
文皇帝幸學智講周易賜賚甚厚智爲人儀容儼肅
多識典故教人以規矩開導獎勸老而弗倦丙
戌七月卒年七十有二士大夫莫不悼惜之
吳溥字德潤撫州崇仁人少從渭南令鄧伯恭
游作恭奇之謂其父思清曰此子器宇不凡異
日必能大公之門矣弱冠舉孝廉不就洪武丙
寅充縣學生受春秋於前進士李原成文藻大

見稱當家雖貧窘而祁寒盛暑不少厭學同輩
侮之恒不與校領庚午鄉薦以疾弗果上春官
尋罹思清憂哀毀骨立幾至不起服闋教書以
自給永豐羅倫師程時分教縣學折節與交每稱
溥曰篤學古君子也乙亥入爲太學生嘗奉
詔宣諭武臣使雲南總兵官贈以文綺不受尋閱
士伍使福建一無所私人稱其廉介比還太學
時太常丞張顯宗攝祭酒事嚴毅方正於諸生
中獨器重溥爲延譽薦紳間建文庚辰試禮部
第一廷對賜進士出身以溥爲冠擢翰林編修

永樂初與脩
高皇帝實錄書成陞脩撰尋纂修永樂大典充副總
裁戊子用祭酒胡儼薦陞國子司業爲人清愼
嚴重造次必以禮其教學者必使致力本原曰
事口耳之學以取近利非士也毎晨五鼓坐堂
上視諸生所習爲之講說懇懇不倦而革其涉
獵蹈襲之弊授受終日危坐無怠容學者皆心
服之前後監學之師以實心古道爲教如溥者
少矣
仁宗皇帝在東宮時監國南京眷遇殊厚欲擢用之

竟不果宣德改元通政使陳璉奏命掌國子監事九月甲午設宴公堂漸從容笑語如平時酒闌忽得風疾舁歸私第以是夕卒享年六十有四臨終無一語及身後事但勗治喪不用浮屠所著述有古廉集

祭酒胡儼守故國子司業吳先生德潤者撫之崇仁人自少至老勤學好問攻苦食淡持志堅如金石不妄交不苟取寡言笑居貧晏然終日端坐如對大賓可謂篤實君子也然遇事物交接或有忤其意者亦輒忿疾見諸辭色不可假借雖嘗拂人不卹亦或喜其直耳無自反日大賢於人多容吾寧節之於是否忍巽順處亦多以此人尤敬焉初以春秋會試禮部遂魁多士入翰林爲編修 歷修撰亦陞有年聲聞益彰余特承乏胄監奉 命充史官遂薦先生爲司業掌監事上下以爲得人而六館之士咸安之至于今人無

聞言先生既殁江西按察僉事王孟堅過其家得先生平日所爲詩若干篇既已板行求爲之序噫先生余故人又同僚也義不得辭乃爲之序曰詩言志也先生之志不事浮藻故其言質實而不浮辭所謂布帛菽粟而溫厚和平之意藹然見於辭氣之表其視世之織媚工巧者不侔矣蓋其爲人無表襮是以其言亦如之凡誦先生之詩者可以知其志知其志亦可知其人矣夫余故刊其平生以爲之序九原有知抑將以余言爲不妄也而孟堅師友之義忠厚之意存焉

溥在翰林及國學二十餘年操守如一日未嘗一涉足權貴人之門權貴人亦若莫之知或念溥久待次不遷勸其少貶以徇俗者輒曰遇不遇命也吾知安命而已安能枉己哉天下之爲士者皆尚之家素貧然篤於義故人有遺孤

貧無依者輒賑給不吝及卒無以爲斂云子與

渕以道學聞于時亦古朴有父風天順中以隱

士徵授左春坊諭德不拜學者稱爲康齋先生

穆孔暉字伯潛山東堂邑人少端慤寡言博觀

經史有深潭之思弘治甲子有

詔用洪武舊制以京職兼主各藩試事主事王守

仁校文山東置孔暉舉首時論稱得人焉乙丑

連取進士改翰林庶吉士除授檢討每玩索有

得輒輯成編同館崔銑見之嘆曰橫渠妙契疾

書今復見矣正德已巳逆瑾用事惡翰林儒臣

不附已因纂修後以擴充政務為名調南京禮部主事庚午召復檢討同考辛未會試所得多知名之士壬申陞本監司業既至以身率諸生惟令靜默窮究義理毋瑣瑣口耳記誦中人以上類多從之癸酉改北監雖艱歸然後被教之徒思模範如孔暉不易得也服闋改翰林侍講

在

經筵進講經書多所規諫嘉靖壬午主考順天鄉試簡拔尤精尋歷春坊庶子兼侍講學士太常寺卿仍兼學士卒贈禮部右侍郎謚文簡孔暉

天性好學雖王守仁所取士未嘗宗其說而非薄宋儒晚年乃篤信之深造禪學頓宗臨没作偈有到此方爲了事人之句論者以此少之其所作詩文精確不苟在南臨府宅中多竹吟諷有得輒題其上後郭維藩爲司業南行贈之以詩有句云書聲山下月詩思竹邊秋崔銑謂玄庵一聯摸寫臻妙境矣每舉以爲詩家三昧云玄庵蓋孔暉别號也

南廱志卷第二十一 終